

大定风珠的临床应用

广东省阳江县中医院 张季高主治 张 宇 张 云整理

大定风珠为《温病条辨》方，由白芍、阿胶、地黄、龟板、五味子、牡蛎、甘草、麦冬、鳖甲、麻仁、鸡子黄等药组成。诸药合用，共奏滋液填阴、柔肝熄风之效。古今方书，多将本方列为治疗虚风内动、手足瘛瘲的首方。张老将该方扩展应用于其他杂证，收到较好疗效。

一、不寐

徐某，女，58岁，1979年8月25日初诊。

患者体素虚弱，因家务操劳，且中年失偶，心多抑郁，1979年初开始，彻夜转辗反侧，心烦不寐，刚入寐忽又惊醒，且腰脊痠楚，头晕耳鸣而健忘，经服中药宁心安神数十剂和西药未效。症见体瘦神清，面赤唇干，舌红而略绛，口气秽臭，胃纳欠佳，脉尺虚细涩，寸关略大。脉证互参，诊为阴血不足，虚热扰神。欲降其火，宜滋其阴，治以大定风珠。处方：白芍10克，阿胶10克(另烊冲)，龟板10克，地黄15克，麻仁10克，五味子5克，生牡蛎30克，麦冬10克，炙草5克，鸡子黄2枚(冲)，鳖甲10克。

服药六剂见效，十剂告愈。追访三年，未见复发。

按：患者尺虚细涩，因尺为肾部，脉见细涩，且腰脊痠楚，肾虚无疑；寸关略大，为阴弱阳浮之象，因火性炎上，虚热扰神，故见面赤唇干舌绛、心烦不寐诸症，有阳不入阴之象，致使升者复升，降者复降，治以大定风珠，育阴潜阳，交通心肾，故而取效。

二、肝风眩晕

谭某，男，65岁，1981年4月20日初诊。

患者素嗜饮酒，且禀性刚强，因家务烦忙，劳心过度，自觉胸胀不适，呕吐不饥，前五天突然眩仆，前医作体虚论治，屡进温补，致病情增剧。自觉有热气从胸中上逆，头目胀痛而眩晕，视物不清，耳鸣腰痛而口渴。症见面赤颧红，唇干口燥，舌质红、苔薄黄，脉象细数。血压180/90毫米汞柱。脉证互参，(此乃肝肾阴亏，五志之火无制，治用滋阴涵阳法，拟

大定风珠加味：阿胶10克(烊冲)，鸡子黄2枚(冲)，白芍15克，干地黄15克，麻仁10克，五味子5克，生牡蛎30克，麦冬10克，炙草5克，鳖甲10克，龟板10克，乌梅10克，蔗汁100毫升(兑服)。

上方连服四剂，头目眩晕减半。血压160/80毫米汞柱。再服十二剂，诸证悉除，追访一年未见复发。

按：患者眩仆后误用温补，致浮阳上腾，面赤唇干口燥；诊脉细数、耳鸣、腰痛，知肾元下虚，且平昔嗜酒伤阴。然东方木生于北方水，水不足何以涵木，因致肝阳冲逆，木火沸腾，非介不足潜其威，舍酸无可敛其焰，故用大定风珠加蔗汁，增强益阴补液之功。

三、暴惊夜啼

陈某，男，3岁，1980年1月2日初诊。

父代诉：患儿于20天前傍晚，外出田野，忽闻怪声，顿时惊恐万状，此后每夜于10时开始，突然瞪目起坐，躁动惊啼，摇呼俱不醒，约历时10分钟，渐行缓解，索开水两口，便渐入睡，翌日对夜间惊啼状态全部遗忘。曾服过朱砂安神剂和西药未效。患儿禀性刚强，易发脾气，暴惊后情绪紧张，终日惕惕，唇微红而干，喜渴引饮，舌苔薄黄，脉象细弱而数。此因暴惊，致心虚胆怯，且禀性刚强，木失调达，久郁化火，扰动心神，形成阴弱阳亢，坎离失婚，致入夜惊啼不已，治以大定风珠加味：白芍5克，阿胶5克(烊冲)，鸡子黄1个(冲)，龟板10克，地黄15克，麻仁5克，五味子3克，牡蛎15克，麦冬5克，炙草2克，鳖甲10克，枣仁10克，蝉衣2克。

服八剂躁定寐安，追访半年未见复发。

按：小儿神气不足，心气怯弱，因受暴惊，致梦中啼哭而作惊。盖卫气昼行于阳主寤，夜行于阴主寐，阴阳交合，则渐入梦乡，若阳不入阴，则令人不寐，今患儿受暴惊致心神不宁，且唇干红苔黄而引饮，脉细弱而数，为阴弱阳亢、心肾不交之兆，故拟大定风珠加味，俾真阴递复，水火庶得相济，阴阳相恋而达治愈。